



## 古人过年乐趣多

■ 小林子

春节，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，自古以来便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情感。然而，在那个没有现代科技与娱乐设施的年代，古人过新年的乐趣也不比现在少。

首先是守岁，这是古人过新年的一种重要习俗之一。除夕夜，全家人会点起蜡烛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佳肴和美酒，大家围坐在一起，长辈们会讲述过去一年的故事或是流传已久的家族传说，孩子们则聚精会神地听着，不时发出惊叹和笑声。这种温馨而亲密的氛围，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和家的温暖。正如南北朝诗人徐君茜在《共内人夜坐守岁诗》中写的那样：“欢多情未极，赏至莫停杯。酒中喜桃子，粽里觅杨梅。帘开风入帐，烛尽炭成灰。勿疑鬓钗重，为待晚光催。”

到了新年伊始，亲朋好友之间互相拜访，互致问候，因此被称为“拜年”。如唐代诗人孟浩然在《田家元日》中写道：“桑野就耕父，荷锄随牧童。田家占气候，共说此年丰。”这不仅反映了农村地区的过年景象，也展现了人们之间的淳朴友谊。除了口头上的祝

福，人们还会互赠礼物，如精美的手工艺品、地方特产或是亲手制作的糕点，以此表达新年的美好祝愿。

在古人眼中，春节不仅是家人团聚的时刻，也是抒发情感、吟诗作赋的好时机。唐代诗人高适的《除夜作》云：“旅馆寒灯独不眠，客心何事转凄然。故乡今夜思千里，霜鬓明朝又一年。”表达了游子在外对家乡的深深思念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除夜》：“病眼少眠非守岁，老心多感又临春。火销灯尽天明后，便是平头六十人。”道出了时间飞逝，我们要珍惜时间，把握当下。

到了宋代，人们过新的形式也多种多样，有放烟花爆竹的，有贴春联的、有喝屠苏酒的……如诗人王安石在《元日》中就记载了这一繁盛热闹而又喜庆的景象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“桃符”便是古代的春联，主要贴于门口两侧，用以驱邪避凶。到了宋代，春联才逐渐演变成文学形式，内容多为祈福纳吉、歌颂生活的美好愿望。春节期间，家家户户都会挑选寓意

吉祥的对联贴于门楣之上，红底黑字，寄托着对未来一年的美好期盼。这首诗用简洁明快的语言，勾勒出新年伊始的喜庆氛围。

此外，春节期间，各种民间艺术表演也轮番上演，如舞龙舞狮、戏曲杂耍、踩高跷等，为节日增添了无限欢乐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描绘的北宋都城汴京，就有热闹非凡的庙会场景，街头巷尾，人潮涌动，各式各样的摊位琳琅满目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构成了一幅生动活泼的民俗画卷。这些活动不仅是娱乐大众的方式，更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。

古人过年，虽无今日之繁华与便捷，但他们通过一系列传统习俗与文化活动，将新年过得有滋有味，其乐融融。从守岁的温馨，到互拜新年的真挚友谊，从贴春联的喜庆，再到民间艺术的精彩演绎，无不体现出古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这些传统习俗不仅丰富了节日的内涵，更成为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，让后人在回味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与温度。



## 年味中的乡愁变奏曲

■ 王振策

在岁月的长河中徘徊，那些关于年的记忆如同闪烁的星辰，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，却始终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与眷恋。曾几何时，串亲戚是一场盛大而庄重的仪式，承载着浓浓的亲情与乡情，而随着时光的流转，交通工具的更迭、拜年方式的转变，年的味道似乎在悄然淡去，然而，那一抹乡愁，却如陈酿的美酒，在心底愈发醇厚，久久不散。

童年的记忆里，串亲戚是坐着牛车开启的一段慢悠悠的旅程。那辆古朴的牛车，车身的木板被岁月打磨得光滑，车轱辘在泥土路上吱呀作响，仿佛是岁月的低吟。牛儿迈着沉稳的步伐，不紧不慢地走着，每一步都踏得坚实有力，像是在丈量着大地与亲情之间的距离。坐在牛车上，视野开阔，田野的风光尽收眼底。冬日的田野虽然略显荒芜，但那连绵起伏的土地，仿佛是大地沉睡的姿态，蕴藏着无尽的生机与希望。路边的枯草在寒风中摇曳，偶尔有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飞起，又落下，为这寂静的旅途增添了几分灵动的气息。

那时的年，是从准备年货开始就弥漫着浓郁的气息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包着各种馅料的饺子，蒸着寓意吉祥的年糕，炸着香气四溢的丸子。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厨房里忙碌的身影，期待着那一口口美味。而串亲戚，则是年中最重要的社交活动。带上精心准备的自家做的点心、腊肉，还有给孩子们的红包，穿上崭新的棉衣，虽然朴素，却洋溢着幸福的味道。一路上，和父母谈论着亲戚家的情况，想象着见面后的热闹场景，心中满是欢喜与期待。到了亲戚家，那热情的迎接、温暖的炉火、丰盛的饭菜，还有长辈们关切的问候，孩子们在一起嬉笑玩耍，让亲情在这一来一往中愈发深厚。

后来，自行车成了串亲戚的新工具。那辆擦得锃亮的自行车，承载着青春的活力与对年的热情。骑行在乡间的小路上，风在耳边呼啸而过，带着一丝清爽与自由。车把上挂着装满礼物的袋子，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，生怕把里面的宝贝摔碎。路过结冰的路面，会停下来，小心翼翼地在冰面上滑行几步，感受那冬日特有的乐趣；看到路边绽放的腊梅，会驻足欣赏，那一抹暗香沁人心脾。与牛车相比，自行车的速度快了许多，但那份对亲情的急切奔赴却从未改变。在亲戚家，谈论的话题也多了起来，外面世界的新奇故事、自己的学业与成长，亲戚们的笑容与鼓励，让这个年更加充实而有意义。

再后来，坐大巴成为了一种时尚。一家人坐在宽敞的车厢里，暖烘烘的空调驱散了冬日的寒冷。车窗外的景色迅速倒退，城市的繁华与乡村的宁静交替出现。孩子们兴奋地看着窗外的一切，对年的期待更多了一份现代的气息。年货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，商场里购买的精美礼盒、进口水果，取代了部分自家制作的点心。到了亲戚家，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谈论着生意经、工作的机遇与挑战，孩子们则被各种电子产品吸引，玩着游戏、看着动画片。年，在这看似热闹的氛围中，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，传统的味道与现代的气息相互交融，却也让人在不经意间感到一丝陌生。

如今，自己开车串亲戚，方便快捷，车内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年货，后备箱被塞得满满当当。沿着平坦的公路疾驰，导航精准地指引着方向。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，每一辆车都像是带着对年的急切渴望，奔赴各自的亲情港湾。可不知为何，当车停在亲戚家门口，却少了那份曾经的激动与期待。走进家门，亲戚们各

自拿着手机，孩子们也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，交流似乎变得有些敷衍。曾经围坐在一起畅谈的温馨画面，如今被手机屏幕的冷光所取代，年的味道在这看似便捷的现代生活中，渐渐变得淡薄。

手机视频拜年更是让这种变化愈发明显。新年的钟声敲响，微信里的祝福消息接连不断，视频通话中，虽然能看到亲人的面容，听到他们的声音，但那隔着屏幕的距离，却让亲情变得有些遥远。无法真切地感受到对方的温度，无法拥抱，无法一起围坐在桌前分享同一盘饺子。快递年货也成为了一种常态，那些精心挑选的礼物，通过快递员的手送到亲人身边，省去了路途的奔波，但也舍去了那份亲手送达的心意与感动。

然而，在这年味儿逐渐淡去的表象之下，乡愁却如同一根无形的线，紧紧地缠绕在心头。那是对故乡田野上那一抹炊烟的思念，是对儿时伙伴纯真笑容的回忆，是对长辈们亲切呼唤的眷恋，是对故乡那片土地上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的深情牵挂。即便年的形式在变，生活在不断前行，但那融入血脉的乡愁，永远不会褪色。它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，在每一次回忆的瞬间，悄然涌上心头，化作眼角的一滴清泪，化作心中的一声叹息。

或许，我们无法阻挡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无法让年回到过去那原汁原味的模样，但我们在心底珍藏那份最初的美好，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，停下脚步，用心去感受亲情的温度，用爱去守护那一抹淡淡的乡愁。让那些关于牛车、自行车、大巴、自驾的回忆，成为岁月长河中珍贵的宝藏，在每一个新岁之际，提醒着我们，无论走多远，根永远在故乡，情永远在亲人身边。



## 一副春联

■ 谢志军

时隔多年，我仍记得初见这副对联时的情景：那是一个秋日午后，在常熟翁同龢纪念馆彩衣堂，屋内正中为一幅花卉国画，国画两边各挂一联，上联为“绵世泽莫如为善”，下联为“振家声还是读书”。我在此联前驻足良久，默读数遍，甚有心有灵犀之感。

去年春节前，准备居所大门春联时，我又想到这副对联，对妻儿说：“今年不买春联，我请人写翁同龢这副对联，以此作为大门春联。”我还对妻儿说：“以后我家大门春联内容均为此联，不再变化，每年请不同的人写。”妻儿与我均为读书之人，自然明白我的用意——我想将这副对联的十四个字作为家训，代代流传下去。

很幸运，在我准备请人写春联时，偶遇海安书法协会举办的送福送春联活动，我请王奇寅院长和另一位书法家写了这副对联。后来又托一位朋友请王德智老师写了这副对联。王院长和德智老师均为中

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能得二位的墨宝甚为荣幸。去年春节前，我将另一位书法家写的贴于居所大门，“书香家庭”增色几分。春天农村老屋装修，我又将王院长写的装裱后挂于中堂两侧，农家小屋蓬荜生辉。

何以对这副对联情有独钟？这和我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有关。母亲是位农民，识字不多，见识不广，但在两件事上对我要求甚高：一为与人为善，一为读书学习。活了半辈子，我也深得这两点的恩惠。我能数度从精神困境中走出，更相信深植于心底善的光芒的指引；我能从偏僻农村小院走出，更相信读书的力量、学习的重要性。“绵世泽莫如为善，振家声还是读书”，再次提醒我：善良与读书，对一个人、一个家庭何等重要；善良乃为人之本，读书乃立身之根；从长远看，一个家庭的延续没有比行善更好的，一个家庭的振兴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读书。

年近半百，虽不能说阅尽人间沧桑，但对这个世

界也能看懂几分。近年来，随着反腐倡廉深入推进，每每听说某位官员出事，总是不免唏嘘，常常思索他们何以沦落到如此境地。作为一名党员，我首先自然想到宗旨意识淡薄、初心使命背离。作为一个读书人，我又自然想到翁同龢这位两代帝师，想到他的这副对联，想到人民网对他的评价——《翁同龢：一位清廉的政治家》。现在不少出事官员为“家族式腐败”，自己身陷囹圄，还牵连配偶、子女，真是愚蠢之至。《战国策》有云：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”这个“深远”是什么？依我愚见，有两点至为重要：一为做人，教育子女做一个善良的人；一为读书，教育子女做一个勤学的人。

又是一年春节至，我小心翼翼地从门上取下旧春联收藏，和儿子一起以庄重之情贴上德智老师亲书的“绵世泽莫如为善，振家声还是读书”。以此全家共勉，也与诸君共勉。

## 石磨豆腐年味浓

■ 唐红生

置办春节年货，在农村老家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，那就是磨豆腐。

小时候，家境较为贫寒，也没什么鱼肉可吃，临近春节都要磨豆腐。自家收获的黄豆，早几天就用河水浸泡了，胀得周身圆鼓鼓的，用手指一捏，豆皮就会脱落。我们村是个小村，几乎家家都要磨豆腐。可村上只有一间小磨坊，所以要排队。轮到的时候，全家人齐出动，即便三更半夜也得去。那时只能靠人工拉磨。俗话说，世上有三苦，乘船打铁磨豆腐，这话真不假。

记得我也跟着父母去凑热闹。一般两人拉磨，力气大的一人也能拉动，还有一人左手握住拉磨杆跟着转动，右手填豆、加水，村上人会相互帮忙。圆圆的石磨盘不停地旋转，吱嘎呀呀的磨声中，鲜嫩的豆浆如玉乳般汩汩流淌，淡淡的豆香弥漫开来。

拉磨需匀速，我有时也帮忙去拉，但时间不长就没劲了，只得败下阵来。下一道工序是搽浆，用正方形白布的四角，分别固定在吊钩两根横杠的四端，把豆浆和豆渣分离出来。豆渣那时可以用大蒜叶炒一下当菜吃，剩余的喂猪。豆浆则倒入大铁锅中，柴火早已准备好，一般都是树枝一类的。烟熏火燎的灶头散发出烟火气息，印刻着乡亲们忙碌的身影。灶膛的火正旺，直至烧开，浓郁的香气满屋。师傅便舀一勺豆浆叫大家品尝。年少的我总闲不住，一会儿去添点柴，让火再旺些；一会儿翻动几下吊钩，立刻又有豆浆从布袋里涌出。

点浆是最重要的环节，技术要求高。滚烫的浆倒在大缸里，师傅动作娴熟，一边倒入石膏水，一边上下大力搅动，顿时气温浮动，泛起了豆花，整个屋内热气腾腾。只见师傅两眼紧盯，当泛起阵阵大花时，用勺子挡住花头，闷浆十多分钟即凝固成豆脑。那时不加什么佐料，纯美的豆脑香味深深地烙在我记忆中。最后，就是压石去水，划成一块块豆腐。正如古诗所云：“漉珠磨雪湿霏霏，炼作琼浆起素衣。出匣宁愁方壁碎，忧羹常见白云飞。”其实，豆腐在我国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了，就这么一代代传承下来。

豆腐担回家后，便用水“养”在桶中，每隔几天需换一次新鲜的河水，有时还会加点盐，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一些。豆腐有多种吃法，做成豆腐圆子，在除夕团圆宴上必不可少，寓意团团圆圆。更多的是青菜烧豆腐，味道鲜美，尤其在春节期间荤菜多，吃这道菜时更觉清爽宜人。看似普通的家常菜，却有着“青菜豆腐保平安”一说，其中之意在我看来，不但营养丰富，含有人体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；而且色泽鲜艳，一青一白，清清爽爽，寓意做人也要清清白白，这样才能一生平安。

如今，市场上的豆腐虽然花色品种众多，却没了老家的味道。因为那石磨流淌出的是浓浓年味，那豆腐是用亲情熬浓的醇香！